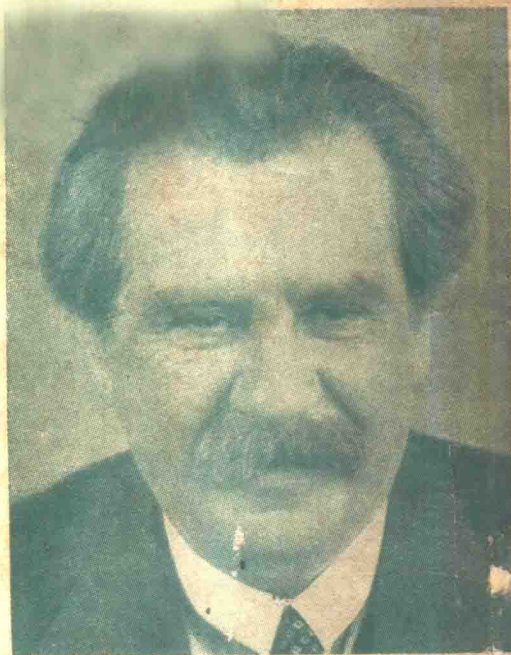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七種

火炬

匈牙利乙·莫列支著 施鵬存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第十七種

火 炬

匈牙利 Z. 莫列支著

施 蠶 存 譯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七種

火 炬

原 名 A Fáklya

原 著 者 Zsigmond Móricz

中 譯 者 施 蟄 存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 話 46364 46365

印 刷 者 以 琳 印 刷 所
地址：上海四川北路一四〇八號
電 話 62253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 1—4000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譯者題記

匈牙利人民，在二百年土耳其帝國主義，五十年德奧帝國主義相繼侵略與壓迫之下，在馬札爾貴族地主的剝削與奴役之下，早已有了民族解放鬥爭與人民民主革命的光榮傳統，匈牙利文學的傳統，主要地亦是與人民革命的傳統並肩進行的。自從凱思法羅提和裴多菲以來，匈牙利對世界文學差不多繼續不斷地有重要的貢獻，各時代的進步文學作品，都是匈牙利人民的苦痛與呼號，鬥爭與勝利的文學記錄，這就是爲甚麼魯迅先生在很早的時候，就給我們介紹了裴多菲，並且還親自譯過他的感人的詩歌。

但是，匈牙利文學作品的中譯本，至今還很少。古典文學如米克薩特的「怪婚姻」，現代文學如沙鮑的「草原裏的人民」，都是我們久已期待的書，而獲得一九五二年斯大林文學獎的塔馬斯·亞采爾的「在自由的旗幟下」和桑陀爾·那吉的短篇小說「和解」，尤其是迫切地有待於翻譯介紹的。

現在我把齊格蒙·莫列支的「火炬」的譯本貢獻給讀者，祇是爲匈牙利文學的介紹

盡一點微力。這是一部舊譯稿，依據的是愛米爾·俞琪爾的英譯本（一九三一年紐約版），因為碰到許多問題，當時無法解決，就擱置了下來。去年匈牙利文化聯絡局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彼得·那吉所著「齊格蒙·莫列支論」，是爲了紀念莫列支逝世十年紀念而印行的。我覺得這篇論文，雖然還不免存在着一些問題，例如對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還是孤立起來看的，但對於我們瞭解莫列支其人及其作品，特別是他這部前期作品「火炬」，仍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就將全文譯出，連同「火炬」譯文一併付印，至少對於高興涉獵匈牙利文學的讀者，不無貢獻。莫列支的著名短篇小說「七個銅子」在二十年前已見過中文譯本，最近亦有人再譯過；他的後期代表作「親戚」，在蘇聯已有譯本出版，我希望不久亦能見到中文譯本。

「火炬」中有許多關於宗教的議論，我不很熟悉，不知是否有誤譯處；牽涉到匈牙利歷史的地方亦不少，不可能一一加註，祇能在需要說明的地方作一註釋；彼得·那吉的論文中提到莫列支的許多作品，亦因爲沒有看過，翻譯時比較隔膜，可能有譯得不準確的地方；這些都希望讀者給我幫助，使再版時有改正的機會。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 譯者

齊格蒙·莫列支

——最偉大的匈牙利作家（1879—1942）

彼得·那吉

齊格蒙·莫列支是本世紀前半的匈牙利最偉大的小說家，他的一生都在熱情地致力於研究人生、社會和現實，並把這些描寫在他的無所不包的偉大著作裏。他的生活和文學活動都與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的革命浪潮相一致的，雖然匈牙利人民底最好的兒子底鬥爭，亦就是工人羣衆爲了實現他們幾世紀以來一直懷着的希望而作的鬥爭，被外國帝國主義者底破壞性的干涉所挫折，莫列支卻在開始的時候就表示擁護這些理想，而且以後亦絕沒有背棄它們。但是，由於熱忱不夠和缺乏瞭解，甚至還缺乏仇恨，沒有真正的支援或陣營，所以他一向是爲他的理想而個人作戰的。他一輩子都沒有能够接觸工人階級，亦未

能掌握馬克斯所提供的那個可靠的羅盤，這是他的悲劇。而這悲劇底結果，首先是，他一生的著作沒有完全，但是儘管如此，它在我國的小說文學中還是傑出的作品，而且使他成為我們偉大的古典文學作家之一。他所寫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站在人民——勞動人民，尤其是農民——這方面的。這使他的作品裏充滿了深沉的火燄和潛存的熱力，充滿了感動力，使他的傑作永垂不朽，也使它值得我們的勞動人民在今天，亦將在遙遠的將來，熱烈而讚賞地閱讀着。

一個農民的孩子開始生活

他在一八七九年生於采吉，這是查特瑪爾郡中靠鐵查河邊的一個小村子。他的父親，巴林特·莫列支，他曾在「我一生的小說」中給他建立過一個紀念碑的，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的為美好生活而努力，使他和那些壓制着農村的大地主對立起來。巴林特·莫列支，這個非常活動的農民，用他自己的特殊方式去和他的定命鬥爭。連他的婚姻亦是這種鬥爭裏的一個古怪的行爲，它曾引起了不小的騷動。這個祇有五畝地的小農，娶了一個教

士的寡婦底女兒。這位教士的寡婦，伊麗沙白·巴拉吉，雖然靠一份教士遺孀贍養金過着較爲省儉的生活，但她還是一位常常有貴族夫人來拜訪的「青年夫人」，而且村裏最有錢的地主和城裏許多地位高的人都是她的親戚。這個婚姻可以算是村子裏的一場小小的個人革命。這兩個地位如此之不同的人底結合，生下了九個孩子，而其頭胎子就是齊格蒙。父親巴林特·莫列支不甘心安於他的定命。他想憑着他的能力、聰敏和堅忍，一路往上爬，因此就經營了商業。他接二連三地獲得了成功；他又學會了木匠的手藝，不久就成爲村子裏最興隆的人。後來他又經營了一個麵粉廠，廉價買進，高價賣出，頗爲得手，可是，由於一次疏忽和不幸的商業關係，資本金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在賠償了一架爆破的打麥機之後，家裏就不名一文了。此後他們就無法再住在本村，因而就搬家到別處去。其時齊格蒙·莫列支還祇有六歲，他到依思凡提去和他的一個舅舅同住了一時，這個舅舅是他母親的一個兄弟，由他父親出錢幫助他學會了技藝，當時正在一個大地主的莊院裏做金屬工匠。這就是齊格蒙·莫列支在幼小時候就接觸到大地主貴族生活的原由。

這時他的父母卻住在沙鮑爾希郡的普特魯吉地方，他父親在那裏做木匠，賺錢來贍養他的人口逐漸多起來的家庭。在采吉的時候，這個孩子齊格蒙過的是上層的有錢人生活，

在普特魯吉，他卻經驗到勞動人民從富農那裏所受到的輕視、壓迫和剝削。這種情形使他感到雙倍的痛苦，因為這些富農大都是他的親戚。齊格蒙就在這樣的環境裏，在種種困苦中，完成了他初級學校的學業。虧得他雙親奔走設法，纔把他們的聰穎的兒子送到特布列森去進高等學校，他纔得於一八九一年跟着一個當教師的舅舅喬拉·巴拉吉，動身到特布列森。他在高等學校裏就了三年，成爲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已經有能力克服困苦的境遇了。不幸此時忽然一場大火，燒光了莫列支的家屋，於是巴林特·莫列支決定帶了他的其時已累有增加的財富搬到城裏去住，因為他的孩子都在長大起來，他想使他們都受到教育。於是全家都住在沙拉思巴達城裏。齊格蒙在這裏過的日子卻更不舒服。在特布列森，高等學校的校長是一個民主人士，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傳統的支持者，——他雖然並不公然幫助他對抗那些有錢學生底盛氣凌人的態度，但亦還能够抑制他們的不良傾向，——可是沙拉思巴達高等學校裏的那些反動教員卻把他父親叫做一個「暴發農民」，因為他居然要使所有的兒子都上學讀書。幸而有一個他母親底弟弟，在凱蘇伊沙拉的一所高等學校裏當校長，來把他救出了沙拉思巴達的地獄；他就轉入他舅父的學校，不久就成爲一個傑出的學生，以最優等成績畢業。

現在，碰到挑選一個終身事業的問題了，我們在他後來所寫的小說中可以知道，這青年當時有許多計劃與志願。在那時候，他已經決心要站在人民這邊，以他所有的力量爲勞動人民，尤其是貧農，爭取較好的生活。他的舅父看出他是一個能繼承其足跡的青年，所以願意送他到布達佩斯特去讀書，將來做一個教師。但是齊格蒙·莫列支卻想對人民有更直接的幫助，以爲當教士可以更有機會做到這樣。所以他就到特布列森去註冊做一個神學學生。在特布列森，他最先認識了後來成爲他的戰友的詩人亞岱，他在莫列支到達特布列森後不久就動身到那吉伐拉去了。

研究神學對於他的想當教士，做人類的贖罪者，這種終身事業的信心，卻反而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對於神學家的愚蠢與偽善，他祇能忍耐了半年，以後他就放棄神學，改習法律，並且在「特布列森新聞報」館中找到了一個副編輯的位置。但經濟還是不裕，在六個月的困苦生活之後，他在秋季到了布達佩斯特，繼續了半年學業，以後，又由於舅父的幫助，在文化部裏充當一名沒有薪俸的學習書記。此後他又轉到統計局去工作，幾乎做到最有權力的文化領導者巴爾·喬拉伊的祕書。最後，還由於喬拉·巴拉吉的幫助，他參加了「新聞日報」的編輯部。

同年夏季，莫列支接受「凱思法羅提文學社」●的委託，到查特瑪爾郡裏去收集民謠。這個使命讓他回到了兒時印像最深的地方，他重又與鐵查河畔的人民在一起，他以爲這是世界上一泓清泉了。他費了三個夏季的時間，走遍每一個村子，大多數都是徒步的，記錄了好幾本民間的歌謠。在這樣整個夏季的廣泛的徒步旅行中，他同時又獲得許多經驗，深入瞭解農村知識分子●底生活，這些都是後來他描寫在作品中的材料。

「新聞日報」是一份進步的資產階級報紙，他在這報館裏找到一個工作，亦是很有意義的。儘管他當時的任務是寫一些科學社團集會的報道，以及爲兒童福利寫些雜文，但他的浮浪生活顯然已告一結束，好像他已經終於獲得了一個固定職業。他每月得到一百克郎的薪金，不但儘够他自己用，還可以幫助他父親，當時他父親已全家搬到布達佩斯特，正在商業的冒險上着着失敗；他的薪金甚至還足够使他考慮到建設自己的家庭。這時他認識了楊珈，閨名尤瑾妮·霍列豈，就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和她結婚。

●凱思法羅提(1788-1830)是匈牙利的古典作家，爲匈牙利近代文學的奠基者。

●在封建社會的中東歐，「知識分子」這個名詞的意義，等於「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

這個年輕而無名的新聞記者把他的半無產階級家庭背在肩膀上，就像一塊沉重的磨石一樣。他那出身於戈漠爾一個小康之家的妻子亦在一個寫字間裏工作，並且還兼任一個家庭教師。這兩個世界結合在這個婚姻裏，它們的衝突發出來的熱度並沒有減低，反而更旺熱地發展成爲他們夫婦間的偉大的愛情。

正如他的家庭、出身、環境及兒時經驗在齊格蒙·莫列支的作品中留下了極深的銘記；他和楊珈的二十年結婚生活亦同樣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創作努力。他妻子的性格差不多可以在他的小說中每一個女性的身上找到。楊珈，一個嚴於律己的，中庸的典型婦女，排除了種種困苦跟着她丈夫。

她不但是一個堅固的支柱和可靠的幫助，而且亦是一個嚴峻的批評家和方正的評判者，一個罕有的美麗和高尚的氣度的女人，後來，詩人安得列·亞岱亦對她深爲欽佩。

在定居於布達佩斯特之後的幾年，亦就是在他結婚之後的幾年，莫列支有好久無法放膽說話。因爲他搬到布達佩斯特的當兒，正在工人階級的羣衆運動如火如茶的興起，在政治局勢的演變中成爲決定的因素，其時又正值匈牙利農民初次企圖『打倒那些濫用了一八四八年革命旗幟的所謂民族政黨，並且依附着安得拉希·亞欣所領導的激進農民黨，參

與着國家政治形態的決定。』（賴伐伊語）●

在這幾年間，正是資本主義沒落和匈牙利帝國主義興起的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已經在開始建設它自己的藝術。迎合着都市的和資產階級的文學要求的那些作家都依附於詩人約瑟夫·凱恩及其刊物「週報」。可是，這些官方文學，正如全部的文化生活一樣，一味守住了封建制度所遺留下來的題材範圍及表現方法。這些題材及表現法都是非常落後，非常過時的東西，都想對於從中間階級那方面喊出來的反對現有社會制度的呼聲加以壓迫和嘲笑。

莫列支到布達佩斯特來並不是起勁於盼望一場社會的或文學的革命；他祇是由於自己朦朧地感覺到有些文學才能，爲了要追求成功，纔到布達佩斯特來。他並沒有甚麼一定的計劃，而且事實上還很高興跟着當時流行的形式走。這是在他早期的幾個短篇小說及長篇「沾露的玫瑰」中看出來的，這個長篇是從玫瑰色的眼鏡中描寫世界與社會，雖然很美麗，卻毫無意義。

●約瑟夫·賴伐伊是現任匈牙利文化部長。

這些作品所引起的注意，還不如他在「新聞日報」上發表的許多美妙的動物故事，那是可以列入兒童文學傑作之林去的。這些故事已經表現出莫列支是一個眼光敏銳的人類社會的批評家與觀察者。

但是，莫列支要在匈牙利文學上獲得他自己的地位、影響和任務，就得讓一位詩人先露頭角，這位詩人的光芒照亮了二十世紀匈牙利文學的全境，莫列支亦從他的光芒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這位詩人就是安特列·亞岱。莫列支所讀到的第一首亞岱的詩是「霍妥巴吉的詩人」，這首詩對他起了決定的影響。他自己亦承認「我的全身都在顫動和燃燒……這兒曾有過一個人，他跟我同一個地方出發，跟我同時，亦跟我同路，他以洋溢着感召力的心靈和文辭，不可抗拒地前進。」

住在布達佩斯特的時候，莫列支已經為「一部卷帙浩繁的龐大的小說」孕著着材料，這部小說底目的是要給整個匈牙利生活作一次探照。倘若這部小說果真寫了出來，它可能會和資產階級文學中一些最偉大的小說類似。但是事實上它是不可能產生的，因為作者被客觀的及個人的因素所毀傷了。關於那些妨礙了這部描寫整個社會的龐大小說，使它不能產生的客觀的阻力，約瑟夫·賴伐伊這樣解釋道：『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

無論小說或戲劇都不能在匈牙利成爲代表的民族藝術方式，這是可以由下列的事實去解釋的：因爲在匈牙利，當時的社會對立還沒有像西歐那樣清楚，亦已不像十九世紀沙皇俄羅斯時代那樣清楚。匈牙利已經脫離了以全體人民與大封建地主的對立爲主要社會對立的形勢，但是它還沒有進入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爲中心對立的形勢。」

然而這十年間卻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熟的前夜』，亦是封建匈牙利底脆弱的機構被匈牙利資本主義（它正在發展到腐朽的帝國主義），無產階級（它是與資本主義並行發展，但是更有千百倍的自覺性），正在發展起來的農民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伴隨而來的雙方衝突，這些強大的力量所打垮的時候。『但是，在這時候，民主陣營中卻沒有團結，陣綫非常模糊，熱心於民主改革的各階級都各自爲戰，所以，在代表進步力量的陣營中，當時是混雜和勉強的。』（賴伐伊語）

此外，莫列支還被兩件事情束住了手，其一是他缺乏政治覺悟，其二是他弟兄們從父親那兒遺傳到的家庭奮鬥思想：認爲他們是「中產階級」，而沒有注意他們自己的經濟地位及他們的父親的社會地位。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希望一切美的和善的東西從這個階級裏產生出來，把它看作是不受玷污的。

七個銅子

祇有在極嚴重的困苦之下，以及在像火炬一般照明了他的道路的詩人亞岱的影響之下，莫列支纔能够掙脫這些束縛。他的短篇小說「七個銅子」在這時就引起了匈牙利全國文學輿論的注意。這是他在文學雜誌「西方」上發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一下子就使他成了名。這是從一個小孩子嘴裏講說從前的貧苦生活的故事。他和他母親忙了整個下午，翻遍他們的破陋的茅屋，想湊滿七個銅子去買一塊肥皂洗衣服，可是找來找去，祇找到六個銅子。最後還是一個打門求乞的老乞丐來幫助了他們一個銅子，纔得買成那塊肥皂。起先，莫列支自己都還不懂得這篇小說中所含孕的，感動了每一個讀者的，新的意義，直到他父親說了一句話，纔打開了這個謎，後來莫列支把這句話記錄下來：『我在這篇小說中接觸到了極度的貧困，使我和社會秩序聯繫起來的繩結終於斬斷了。』的確，這個短篇小說是作者和他的玫瑰色的社會描寫最後的決絕。這是莫列支底藝術反抗農民無產階級底無人道的貧困的第一聲有力的哀號。「七個銅子」以後，隨即就跟上了許多極有力

量的短篇小說，描寫着崩潰的農村社會的故事，階級分化，以及在當時的農村中展開的無情的，而且往往是慘酷的階級鬥爭。人物描寫底深刻，故事底戲劇性的緊張，以及語文底鏗鏘與豐富，例如「馬札爾風度」，「薛普凱·柯瑪洛米太太」以及別的一些作品，即使在今天，還值得我們的欽佩。這些故事中所描寫的農民社會的景像，都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但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卻並不如此。反動統治階級閉上了自己的眼睛，亦不准別人去看見真正的農村，祇是用返老還童的所謂「民間」藝術，以薑汁麵包的顏色，畫出了一幅歪曲的匈牙利農村圖畫給你看。他們給你看到的是全村人民都幸福地從早到晚工作，使地主們能過懶惰而奢侈的生活。齊格蒙·莫列支斥逐了這些不真實而有害的農民生活的圖畫，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往往是無情得可怕的現實的圖畫。這一件純然是文學的工作，在當時，亦就是一個政治行動，因為對於正在準備中的資產階級革命底那些後備兵，這是促使他們動員起來的一個力量。莫列支的短篇小說集「七個銅子」出版的當兒，詩人亞岱曾說：『本它身就等於一個革命的支隊，』這句話不是沒有理由的。